

《天花乱坠·后记》

□朱国华

我从小缺乏自信,这大概与我在家所处的位置有关:我们家连续三代,男丁都是单线相传。我上面有两个姐姐,这样,在难掩男权中心气氛的家庭中,一方面我得到了类似珍稀动物那种受保护甚至恩宠的特殊待遇,但另一方面,因为毕竟年龄上敬陪末座,又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政治地位,也就是说,我无论说什么,都被假设为无足轻重,不值得认真对待。

这与贾宝玉在贾府中的位置具有结构上的同源性,虽然他来自钟鸣鼎食之家,而我身居白屋寒门,找不到哪怕一位值得夸耀的有功名的先祖。

因此,从小我的自我期许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人物,从未指望自己是登高一呼就会群情澎湃的广场英雄。相反,如果我在一个群体里置身边缘,不为人所知,我倒犹如小鱼在大海一样,感到自由自在。

实际上,我在稠人广坐之间,要做任何正式一点的公开发言,就会心跳加速,神色仓皇,张口结舌,内心马上跳出另外一个自我,残酷无情地在旁边进行否定性审查,宣判我说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我不知道韩非子行文的流畅雄辩是否对其

人的期望艾艾是一种补偿,但至少对我而言,书面表达可能意味着我重拾信心的救命稻草。

七八年前,我承乏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此后又转任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院长,这样的可能变成了不断重演的现实。为了避免即兴发言极可能出现的语无伦次,我每次致辞前都写好了讲话稿。

根据德里达的意见,在人类历史上,书写符号长期以来都被语音中心主义的神话所压制。人们相信,说话是一种时间性的过程,每个字、词、句,作为活生生的精灵,甫一发出,即被历史的黑洞立即吞噬。

即便它们能被最优秀的记录员无一遗漏地忠实捕捉,也会失去其具体性、独特性、鲜活性亦即全部在场性——恰如标本老虎永远无法还原真实老虎的音声、速度、气息、体温、神情、步态,以至于森林之王的威猛气概——而存留下来的语言,不过是精气神已经寂灭的干枯陈迹,用庄子的话来说,“糟魄”而已。

但互联网制造的话语事件之一是,它允许我们的致辞至少以两种方式得以呈现:一种是在场的讲话,另一种是新媒

体世界的文字表达。

因为后者可以摆脱时间的限制,允许读者在任何时间反复阅读,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讲话场地的空间限制,可以面向全球的网友传播,这反而让它有机会获得更广泛的影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毕业季,院系负责人乃至大学校长的典礼致辞变成了朋友圈每年一度话语秀表演,受到了网民的关注甚至追逐。

但是人们未必十分在意一定要在场聆听这些人物的讲演,现代数字技术让我们可以延后阅读并以在朋友圈持续转发的方式进行传播。这样,文字书写似乎拥有了击败语音中心主义的机会,尤其对我来说,我可以避免展现不够流畅悦耳的声音,以及不够优雅端庄的台上风采,伴随着肉身的消失,抽象的文字反而获得了自主性,拥有了属于它自己的历史和生命,无论这些文字未来的存活会有多么短暂。

2016年我在中文系做第一场毕业典礼讲演后,主管中文系微信公众号的徐燕婷女士气喘吁吁跑来告诉我,该致辞阅读量已经破万。我至今还记得她当时的惊喜神情。

当然,即便阅读量达到了10万+,相对于十几亿的中国国民来说,这个数字几乎也可以忽略不计。但对我来说,我的致辞获得的诸多赞许其分量之重,足以构成让我难以遏止的写作动力:从此

以后,我就在这种动力的催逼下向我们的毕业生们(有时也许不限于他们)反复陈词,申说我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对未来图景的展望,以及对他们可能不得要领的期待和建议。这样年复一年,积久竟然有了十余篇。

为了强化致辞的多元化色彩,除了开学或毕业典礼上的演说,加入了其他公开场合发言的内容。一个小册子如果只有庙堂庄语,那就可能显得过于沉闷寡趣,需要掺入一些诙谐幽默,增加一点可读性。这样,我就增添了一些场合的致辞,从婚礼的证婚词到荣休仪式上的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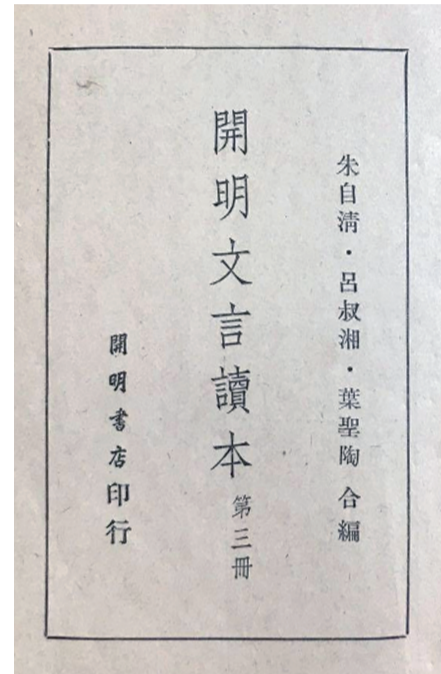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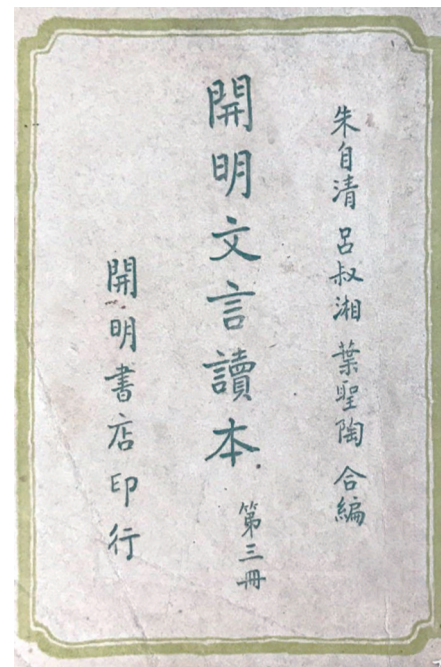
饶是如此,篇幅依然轻薄。于是我厚颜向两位好友华学诚与吴晓东教授索序,竟然得到他们的慨然允诺。他们二位一位专攻古代,另一位精研现代;一位是语言学领域的魁首,另一位是文学研究界的班头。两位序言其词采之华丽,立论之深远,读者诸君可自行观赏,自行研判,只是二位博雅君子对我颇多溢美之词,此为文人之修辞难以避免的礼数,自然当不得真。但拳拳之意,令我动容。

2024年,我即将进入自己的耳顺之年。致辞集的杀青,可谓适逢其时:对我来说,一个滔滔欲言的个人历史画上休止符的时刻应该已经到来了。我经常想起孔子的教导:“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对经常陷入忘乎所以境地而不自知的我来说,始终是一个有益的提醒。

封面秀

《开明文言读本》

□顾冬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三位先生合编的《开明文言读本》,风靡一时。此书装帧,好比古人文字追求精炼,封面为直线青色边款,中间竖排印有淡绿色作者名、书名、册名、出版社名。其中书名字号最大,其余字号较小,封面图,却很庄重。扉页与封面设计,如出一辙,只是将字体改为印刷体,又具另一番味道。

《倒影集》初版两种摭谈(二)

□白 苇

俩,向来不爱“出镜”,《围城》《宋诗选注》《洗澡》等著作,均未刊出他俩的照片。对于港版《倒影集》,可谓破例。翻阅港版《倒影集》,扉页正面印有两张照片:杨绛寄赠的一张照片,下注“作者摄于一九六一年”(杨绛时年,恰入天命);刘以鬯搜集来的一张照片,下注“作者及夫人”,晚年的钱锺书、杨绛端坐于书房。

谈来有趣,刘以鬯先生弃用的不仅是一张(三张只用两张),还有钱先生的题匾。“文革”过后,钱、杨出书,惯为互相题签。刘以鬯先生弃用钱氏题签,究其缘由,实属无奈。港版《倒影集》属于“中国新文学丛书”之一。“中国新文学丛书”(第一辑)中的书籍,装帧风格须一致——封面主图均为一张切题的黑白照片,字体统一的书名横排于顶端。至于照片、题签的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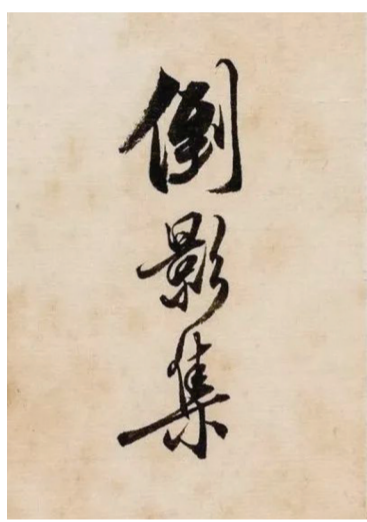
用,钱锺书、杨绛未有异议。1981年2月15日,杨绛、钱锺书又去信刘以鬯:

去年李国强先生来晤,言先生因事未能共到京开会,遂不得领教,深为怅恨。改岁布新,敬祝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惠寄《倒影集》十册已收到,谢谢!

上述诸札为确定港版《倒影集》的面世时间留下重要线索。此书虽有清晰的版权页:著者名、编者名、出版社、印刷机构,都很明确,唯有出版时间未印。有人依据《倒影集·致读者》的落款时间,认为港版《倒影集》印于1980年;有人依据寄送样书的时间,认为港版《倒影集》印于1981年。幸有信中文述寄赠照片诸事,不难推出:直到1980年10月9日,刘以鬯尚未编好《倒影集》。



杨绛先生



人在香港的刘以鬯,获得《倒影集》书稿,还积极搜罗到两张杨绛的照片,准备付印书中。杨绛获悉后,致信刘以鬯:

李国强先生来信,说起您已取得我的照片二张,想是要在《倒影集》上登出来吧?丑媳如既然不得不见“公婆”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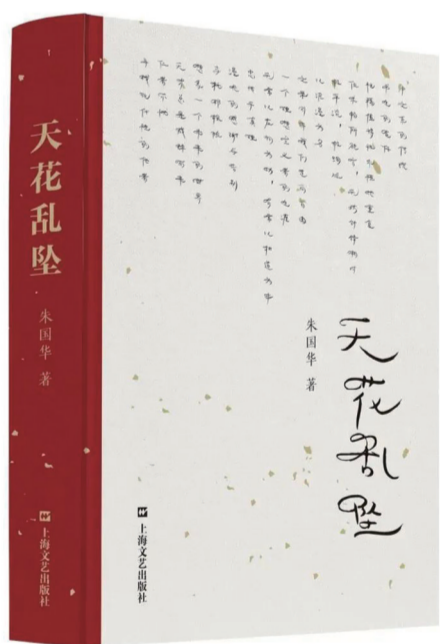
爽性再奉寄五十岁时旧照一张,补足三张之数。如能不用照片,尤感!

……杨绛十月九日钱锺书同问候落款的名字,行文幽默,为人的低调,无不说明此礼是钱锺书、杨绛夫妇共同的回函。众所周知,钱锺书、杨绛伉

新书简评

《天花乱坠》

□黄 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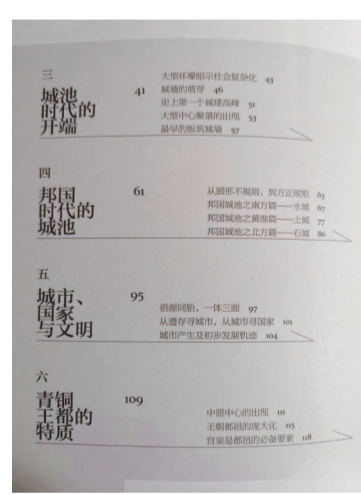


近期,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如皋籍文艺评论家朱国华教授的演讲集《天花乱坠》。朱国华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院长,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近年来,或在学生毕业典礼,或在文学大咖座谈时,他多次发表演讲。他的演讲,往往大放“绝”词——观点新颖,逻辑缜密,语言风趣,令人折服。

《天花乱坠》是朱教授首部演讲集,也是笔者所知如皋籍作家的首部演讲集。全书录入他的29篇激情演讲——在思想的草原上,生命的意义如同小草茁壮成长;道德的价值像野草漫山遍野;幸福的内涵像野马恣意奔腾……纵观全书,无论是细节论述,还是吉光妙语,无不彰显出著者学富五车的才华。

《城的中国史》

□宋淑娜



2024年1月,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城的中国史》。此书作者为作家、学者许宏。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考古研究,著述有《踏墟寻城》《最早的中国》《先秦城邑考古》《东亚青铜潮》等等。全书共有16章,追溯中国历史城池历史,上至九千年前的中国最早的城池,下到明清两代城池,且以城池变迁为缩影,讲述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引人注意的是,全书配入大量考古照片、城池图片,图文并茂,令人大开眼界。

讲文明·树新风

培养良好家风

践行核心价值观

培养良好家风 共建和谐社会